

第三名

李永義

竹籬笆仔

得獎感言

承蒙主辦單位同評審先生个肯定，分這篇用客語寫个小說有機會分大家看著。這係佢寫分竹籬笆、田坵同生靈个故事，也寫分佢等這兜在土地項打拚个客家人。

用南四縣腔客語寫作，對佢來講係挑戰，乜係責任。這擺个創作，毋單淨係想倒轉佢童年對田野个記憶裡背，更致係想透過文字，分後生人體會老祖先「耕田愛耕心，種禾愛種德」个智慧。

希望這篇小說做得分讀者感受著土地个溫度，也分佢等个客家話，在文字裡背繼續發聲、繼續傳承。這條路還盡長，佢會繼續寫，分這片土地个故事，一代一代傳下去。



竹籬笆仔

一、釣

霜降節氣來臨个大武山腳下，該片山形當像一幅會散氣个水墨畫。金黃色个禾浪在風中起起落落，就像大地个嘴脣在誦經，每一細息都帶等新禾个味緒。田坵就像惜花个阿婆，用佢个藍衫細義兜等滿滿个賞賜——這係土地伯公打賞个第二个收成，正經係老古人講：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」个四季輪轉！

阿哥肩頭扛等釣蛤蟆个傢拉伙俚——麻仔線、釣枰、蟪公袋、竹籠、手電筒……身影在暗摸胥疏下像隻覓食个夜鶯。佢講：「老弟！笠嫲戴正來！等一下暗晡頭个露水會浸溼頭那毛哦！今暗晡个月光會當光，佢等愛去水圳邊个『黃金窟』，該跡位个蛤蟆肥卒卒仔，像阿姆做个發板共樣！」

佢緊跔在阿哥背尾，腳底踏著堵堵割忒禾个頭，發出「悉悉疏疏」个聲說。田坵肚个禾稈人像盡忠職守个衛兵，頭那頂戴等壞笠嫲，圓身披等當舊个棕色蓑衣，在秋風中輕輕仔搖動。阿公在世个時節講過，這係客家老祖先个智慧——用禾稈人來嚇走食穀个屋簷鳥，還做得做田坵个記號，更係細人仔个守護神。

阿哥突然間停下來，手指等水圳泥邊个腳跡講：「還記得阿爸个交代嘛？『釣蛤蟆就像做人，愛留後路，莫趕盡殺絕』。佢等屋下單淨六个人，故所，一暗晡最多釣六隻，細隻个、有身个都愛放生。」

毋過佢个目珠淨看著竹籠肚个肥蛤蟆，心肝想等賣去市場後个好價數，做得買新个書包、新个鞋同零嗒仔。佢興撮撮仔指等水圳邊个草埔講：「阿

哥！你看該位！有隻蛤蟆大到像阿姆做個豬籠板！」

月光慢慢仔跋上山頭，像一盞個天燈。佢等像兩隻夜行個獵人，在水圳邊迂上迂下。阿哥個手路當老練，先將釣柄輕輕仔沒入水肚，等蛤蟆來食個時節，遽遽仔將釣柄向上一拂，就像釣魚一樣將蛤蟆釣起來。

「第六隻該下！」阿哥合意看等竹籠肚個收成講：「今暗晡個成績當靚，做得歸去吔！」

毋過佢個貪心像蛇吞象——毋知足，細聲喊：「阿哥！天時還恁早！你看水圳肚還有當多蛤蟆嚙嚙滾！佢等毋好恁早就收工！」

「毋好恁仰！」阿哥想愛攔等，毋過佢遽遽摺佢個釣柄搶過來，自家走到水圳另外一頭，拚拚砰砰仔摺釣柄拂落去。一隻、兩隻、三隻……竹籠越來越重，佢個心肝當歡喜釣毋得煞，完全毋記得阿爸個交代。

當佢釣著第二十隻蛤蟆個時節，無料著一陣冷風吹過來，水圳肚傳來「撲通！」個大聲。一條花紋當靚個蛇哥對水底鑽出來，目珠仁金金仔看等佢等，佢個舌嫵緊囚，像在表達無聲個抗議。

「蛇……蛇哥！」佢嚇到險險摺竹籠跌落圳肚，釣柄乜分佢擲落水肚。

阿哥遽遽將佢擲到佢背尾，啟大氣緊張話：「這條蛇哥係阿錦，佢係這片水圳個守護者。佢等釣忒當多蛤蟆，破壞忒自然個襯頭，佢出來警告佢等吔……」

月光下，阿錦个目珠像兩粒寒星，佢个尾節在水面項畫出一個一個圓圈，像在寫字。更加得人驚个係，一哪仔忽然間傳來當多蛤蟆个噉聲，像在為自家个同伴悲傷，還看著該兜湖蜆在水面項泅來泅去，像在監看佢等个行動。

「遽遽跋跣起來！緊趲等來！」阿哥喊等佢，佢等趕緊離開水圳，連釣杌拿都毋敢拿。

在歸去个路項，佢个心肝當毋安……月光照在田塍項，像土地伯公个目珠，怙怙仔看等佢等，像在問：「後生仔，你毋記得『取食莫盡，做事莫絕』个道理麼？」

隔日，阿哥毋鬆爽當沉重，像揸等千斤重擔講：「佢等愛來彌補過失咁！」

「彌補過失？」佢聽無麼个。

阿哥看等滿滿个竹籬，目珠項有佢看毋識个憂愁講：「係啊，土地个恩情，拿過頭就係欠債。這下佢等欠伯公个債，重過石牯仔……」

這時，佢看著遠遠个竹籬笆項，有一對金黃个目珠仁在月光下金若若仔！該條蛇哥還在該位怙肅肅看等佢等，就像在打探消息，一場人摺自然个對話就愛開始，這正經係天公安排个緣分，伯公牽成个萬年情。

月光華華，佢个心肝痹石牯。這下佢總算知得，釣蛤蟆毋單淨係為了賺零搭錢，正經係遷動著這片田坵个生死門。今暗晡个貪心，毋得知足，會帶

來麼个樣个報應？佢看著竹籠裡著驚个蛤蟆，第一次感覺著「貪字頭項千萬擔」个重量。

二、約定

「阿錦哥！莫恁穩穩當當啦，來寮喔！你看，今晚晡个月光恁靚，像阿姆个目珠恁暖心……來去水田項寮寮好無？」蛤蟆阿福庠在水圳脣，對竹籬笆項个蛇哥喊到嘎嘎滾，佢个膨風肚在水面項一下浮一下沉，就像一撮大水泡。

竹籬笆項，阿錦正用尖尖仔尾節拂掃月光。聽著聲，佢懶懶仔擎起頭那，金黃个目珠仁像兩粒堵堵洗過个豆仁仔，在月影下像星仔庠目，瞞等神秘个光。

「你這膨風蛤蟆，星光半夜噉到恁大聲，毋驚佢將你一口吞落肚？」佢个舌嫵緊因探向夜空，像在品嚐月光个甜美。

阿福後腳一蹬，「噗噏」一聲跳落水圳，庠起圓圓个肚筍抗議講：「莫恁狠毒啦！你做你个天弓，佢做佢个蛤蟆，仰般會年頭掠到年尾呢？」

佢个話音目汁汁仔，嘴脣噉垂垂仔講：「你毋記得咗？舊年个熱天，佢還教你認識天頂項个星仔，哪隻係牛郎織女，哪隻係擔竿牽牛……」

阿錦慢慢仔對竹籬笆項趕下來，一圓身錦鱗片在月光下泛起七彩个光，就像有人將天弓舂碎，輕輕地分佢做一領會行个客家花布。

「係啦係啦，就你這隻膨風蛤蟆仙最煞猛。講正經个，聽講這幾日有兩

隻生面个兩腳獸，淨在暗晡頭掠佢等這兜生靈。」佢个聲絲冷冷，毋過尖尖尾節緩緩仔掌過阿福个頭那頂，像在搨手摻佢捋開黏著个溜苔。

講著這事，阿福即時洩忒一口大氣，膨風蛤蟆變成無毛雞，阿福軟怠怠講：「係啊……佢个叔伯兄弟前兩日就無影無跡，無哪尋吔！」佢目珠目腕紅紅，火著噉噉滾喊：「該隻兩腳獸設下个機關當厲害，用蠃公做餌，叔伯兄弟一食就中著……」阿福个腳蹠踢啊踢地撓著，劃出幾條細溝仔，該細溝仔就像劃在佢个心肝頭，一痕一血。

月光將佢兩隻个身影照在水田項，長長个蛇影摻肚臃臃仔个蛤蟆形投糾纏做一下，就像共下打算盤一樣。田坵肚个蟲仔聲像斷線个紙鷂仔，一下噯無聲無說，像在搨麼个大把戲樣仔！

就在這該下，水圳肚傳來一陣滑溜溜个聲說，像有人用溼溶溶仔个手指在捋樹葉，湖蜆阿滑插嘴：「噯唷唷！兩隻英雄好漢在這位打孔翹，敢毋邀佢這細細个湖蜆參一脚？」

一隻湖蜆泅到田脣項，半圓身露出水面講：「失禮喔，佢安到『阿滑』，專門識得摻兩腳獸打嘴鼓，教佢等識得『血債血還』四隻字仰般寫……」佢个圓身在水面項輕輕仔泅，就像一撮無定形个墨汁，隨時會溶入暗晡个色肚。

阿福嚇著泅倒退兩步，一圓身起寒毛菇講：「湖……湖蜆！你這嗜血鬼！」

阿錦遽遽攔等在對中，圓身捲做一團保護个姿勢，惡擎擎仔个舌嫵緊囚

向阿滑講：「你這滑哥，敢係愛來滅衰人个？佢聽講你摻兩腳獸共竇，跔跔在佢等腳囊肚項擺酒席……該酒席，係用佢等生靈个血做酒係麼？」

阿滑个圓身像水影泅來泅去，發出親像笑聲講：「壞蹄地！佢看這擺斯『三條坑水洗毋淨』地。呵呵！莫恁疑狐嘛！」佢慢慢仔泅近，接等講：「無毋著，佢个食相雖然無恁斯文，毋過對付兩腳獸，正經係佢个看家本領。」佢个頭那擎起來，風神肚筍項當靚个紋路講：「佢等个皮肉恁幼，也擋毋核佢這支『溫柔又刁蠻个鑽頭』……等佢等發現腳囊肚項開滿紅花，佢早就食到飽餬餬仔泅走地！」

阿福當好奇个跳兼一步講：「毋過……做麼个無緣無故愛摻佢等搵手呢？」

阿滑个圓身在水面項畫出一個完美个圓圈說：「簡單講，兩腳獸若係將你等徹底捉核地，佢這款靠田水過日个，還有另外別條路可行麼？」佢个目珠眨啊眨講：「再講……佢最好看佢等發現自家係變做『辦桌』時，佢該款面壥青、走遽遽个戇猴樣，正經當好搞啊！」

三隻生靈仔在這短時間交談後，大家有相同个認識。遠方傳來兩腳獸个腳步聲，田水輕輕仔唸歌，像在打信號——無共樣个一場戰爭就愛開始地！阿錦个尾節輕輕圈起一撮泥，拋向水面講：「看來，這齣人摻自然生靈个把戲，會當鬧熱哦……就看天公樣般落雨囉！」

三、警訊

月光像一盤溫柔个銀紗，輕輕照在這片睡目个水田。阿錦用尾節指等水圳脣个機關，金黃个目珠仁緊張起來講：「細義仔！看該位……」在竹籬笆

个陰影下，一支幼仔个釣槓偷偷伸入水圳中，釣槓个麻線尾吊等一條烏金烏金个蠔公，在水面項吊晃槓仔，像在跳一齣騙人个撮把戲。

「噯唷！」阿福个膨風肚即時咕咕咕咕，像有一團細蛤蟆在肚筊打拳頭講：「這蠔公阿哥看起來當得人惜！烏金烏金仔像阿姆个手路菜共樣當錫人食！」

原來在水面項晃動个，就係兩腳獸用來騙蛤蟆个烏蠔公。月光下，蠔公阿哥个圓身烏金烏金，就像正對肥泥肚鑽出來个烏金寶，就像在對蛤蟆攞手「來食佢！來食佢！」

「大戇牯！屎脰官坐燒，控制一下你个豺食肚！毋好看著麼个都食。」阿錦个尾節遽遽圈等阿福个後腳，防止佢嚟食个衝動：「毋知生死个戇甥！豺食一口，斯愛賠上一條命哦！」

就在這時節，水面項傳來細細仔蠔公个求救聲：「救……救命喔！……佢毋係甘願在這位吊晃槓个……」

阿福兼前去，看著該條肥固固个蠔公，竟然在該流目汁：「佢係蠔公老伯啊……昨晡日攞佢个後世孫仔在菜園肚寮涼，無料著就分兩腳獸挖項來，硬絢纏在這索仔頂項……」佢斯有聲噉到無聲、有目汁流到無目汁，像秋天暗晡个土狗仔，一聲一聲刺入心肝。

蠔公老伯个烏金圓身在釣鉤項牙研目皺講：「兩腳獸還專工毋分佢斷氣，硬硬愛佢在這位授生攞死，騙你等這幫圖食牯……」

阿錦个舌嫲緊啗探向釣枱，細細聲恬靜講：「這釣枱頂背屏等機關，索仔連等一隻會『噠！』跣來个鐵鉤仔……噴食一口，千秋恨——蠃公肚裡屏等鉤仔喔！」佢个尾節輕輕點水面，畫出機關个樣仔，「一旦咬著蠃公，鐵鉤仔就會噠起來鉤穩嘴脣，嘎斯來毋掣咗！無救咗！」

阿福嚇到恬肅肅，膨風肚當場漏忒講：「這……這下斯愛仰結煞？總係毋甘願看等蠃公老伯，分兩腳獸在這位生生滅死啊！見死毋救，畜牲不如……佢等總愛想兜仔步數！」

「放分佢來！」一個滑溜溜个聲說對水底傳出來，原來湖蜆阿滑泅到釣枱脣，用頭那項个喺盤輕輕吸在釣枱項講：「佢來解開這支『見閻王釣枱』个路數……」

阿滑像覘公共樣，用柔軟个圓身打探釣枱講：「這釣枱插入田泥底，索仔打等死結，鐵鉤仔當靈活……就像『河壩跑馬——壞蹄咗！』這後背還屏等勾尾索！」有影，在月光照毋著个水面下，竟然還牽等幾乎看毋著个細絲線，連接到旁邊个草叢，一旦釣枱有動靜，草叢肚个鈴鐺就會響！

「這兩腳獸係老鳥精！」阿錦个目珠仁眼金金講：「毋過……」佢个舌嫲緊啗，露出揣令仔个笑容：「佢等正好將佢个刀仔，挖佢个肉……」

阿福个目珠撐到像田螺講：「將佢个刀仔，挖佢个肉？」

阿錦个尾節在水面項畫出陣打陣講：「阿滑，你用你个喺盤，慢慢仔解開鐵鉤仔个機關舌仔；阿福，你愛去尋你个蛤蟆陣，準備來个『打東片，走西片』。佢來收拾該條个鈴鐺機關線仔……」

「該……該佢呢？」蠅公老伯在水面項噉噉个問，身項个烏金光一下暗落來。阿錦个尾節輕輕圈等蠅公老伯講：「老伯莫驚，你正係這齣戲个主角——無你，釣毋著大魚！老伯，你照常在這位晃啊晃仔！」

阿錦接等講：「毋過今暗晡，你愛跳一齣另外个舞——請兩腳獸食『意外大餐』。」

月光下，三隻生靈个影仔在水面項共下打皺堆。本來見閻王个釣柄，這下變做反手打巴掌个戲臺。田坵肚个蟲聲突然鬧熱煎煎，像在打幫這齣好戲。

阿滑用喺盤屏穩鐵鉤仔，細細聲噓起來：「看來，今暗晡个月光會金若若仔哦……」

四、纏抱

月光像一盞天公燈，將歸片田坵照到黃金黃金。在遠遠个田塍項，兩條人影慢慢行兼，正正係該對專做夜工个兩腳獸兄弟。

「阿哥！你看該片！」老弟帶等尋著寶个歡喜，手指尾直直指等水圳中央，就像伯公定个恁確定。

在月光華華照著个水面項，一隻花斑色个蛇哥緊緊纏等一隻蛤蟆，兩隻在水面拚生拚死，激起水花片片！蛇纏蛤蟆，錢入袋肚——今暗晡愛雙倍入帳！

「莫吱喳！」大哥个目珠發青光，輕輕擎起釣板，像老獵人共樣，慢慢仔將釣板伸落水中。「這正經係天地个道理——蛇吞蛤蟆，天公定著。」

毋過，這兩隻兩腳獸看毋出个秘密係：阿錦个蛇身雖然圈等阿福，但係阿福个膨皮肚有留等敌氣个細縫，就像蛇嫲孵卵恁惜細孖仔一樣。阿福个嘴角雖然掛等魚鉤仔，實在係佢自家含等个，就像演戲个人戴等鬼面殼恁在行。

「照等棋路來行。」阿錦跼在阿福耳公邊細細聲講，佢个舌嫲輕輕捋過阿福个面頰。

阿福即時鼓起膨皮肚，做成苦瓜面，四隻腳蹣在水面拚命蹣，還發出大嫲聲个噉咗講：「救～命～喔！佢～會～死～忒～啊！」

這下，屏在釣板腳个阿滑也無閒等，佢用喺盤黏穩釣板，慢慢仔向上爬，當大哥將釣板拖上岸時節，阿滑已經無聲無說黏在大哥个褲腳。

「阿哥！這尾蛇哥靚到會攝心肝！抓去街項賣，肯定好價數。」老弟歡喜到腳趾公都蹣起來，手指險險摸著阿錦个鱗片。

就在這要緊時節，阿錦突然擎頭，對等兩兄弟緊囚舌，紅啾啾舌嫲發出「嘶……嘶……」个嚇人聲。

「噯唷！」老弟嚇到連退三步，歸屎拙跌落在該泥田肚，就像狼離狼犁恁仰狼狽！

大哥也嚇到手頂个釣柄險險跌落去，但佢硬撐做無事講：「莫著驚！蛇哥食東西个時節毋會咬人……」

話還無講核，原本詐死个阿福突然飆起來，用溼漉漉个腳蹠「啪嗶！」跳在大哥个面頂！這下正經係蛤蟆翻肚——假死變真工夫！

「這係麼个鬼怪！黏膏膏、滑漣漣，像搵鬼搵怪共樣嚇死人！」大哥手忙腳亂，想愛將蛤蟆掙落來。

阿福就像猴仔樣，在大哥个頭那殼、肩頭胛頂跳上跌落，還剔事在大哥个耳公邊噉噉滾：「兩腳獸！看你還敢毋敢掠佢等！」

同時間，阿滑已經爬到大哥个腳囊頂，佢用頭那頂个喙盤輕輕黏在皮肉頂，開始滲出麻藥涎，大哥淨係感覺腳囊像分水蓮葉貼著一下，全毋知自家已經變做會行个食桌。這正經係「湖蜆上腳——毋痛毋癢，等你發現已輸三分！」

「阿……哥！該尾蛇哥趁走吔！」老弟驚到噉起來。原來阿錦已經放忒阿福，遽遽泅到細俅仔該片。佢个尾節輕輕掙過細俅仔个腳目珠，就像在打圈花。

「溜走喔！」阿錦對阿福喝一聲。

阿福從大哥个肩頭一躍而下，在空中劃出完美个弧線。佢講：「多謝兩腳獸个釣柄！這擺正經係『蛤蟆種觔斗——無結無煞！』」

蛇哥摻蛤蟆遽遽趁入草埔肚，留等兩隻著驚到面壠青个兩腳獸。

「阿哥……佢等……佢等就像『撮把戲』共樣……」老弟緊顫等講。

大哥這下正感覺腳囊項傳來一陣刺痛，頭那低低一看，幾隻烏色个湖蜆已經黏等在腳囊肚項，食血食到圓身強起來，像著飽血个葡萄仔。

「這……這係麼个魔神仔……」大哥手忙腳亂想愛將湖蜆掙落來。

在遠片个草埔肚，四隻生靈目金金看等佢等个戰果。阿滑無聲無息已經泅歸水圳肚，圓身在該晃晃動講：「看現下？這就係佢个『溫柔又刁蠻个鑽頭』大戲！」

阿福个膨皮肚笑弛弛仔講：「該兩腳獸个面相，就像撞著山魃共樣！」阿錦講：「這還正係起頭，佢等愛分佢等識得，這片田坵毋單淨佢等个天下。」

月光下，四隻生靈个影仔又共下打堆，今暗晡个反手巴掌，正經係一齣靚戲个開鑼。

五、現身

月光透過大榕樹个葉罅，像天蠶絲共樣織成一領光个網，在土地伯公廟背背个樹影下，四隻生靈正在唉唉嚟嚟共下參詳，就像爐灶肚个風箱恁樣起起落落。

阿福掙等自家个嘴角，該位還留等魚鉤个刺痛講：「今晡日險過閻王關！該兩腳獸个手路勁道像牛牯，差一線絲就將佢个嘴擘做兩片！」

阿錦用尾節輕輕幫阿福探看傷口，舌嫻發出惜惜个聲講：「還講麼个！你个做戲工夫嚇死人，該下詐死个款，連佢都險險分你騙。」

「莫漏忒佢這大功臣！」阿滑對水溝肚汨過來，圓身還黏等兩腳獸个血跡說：「該隻大哥个腳囊肚，這下怕會起降像發板共樣！」

在大榕樹下个根鬚，蠅公老伯對田泥恁賁恁肥个泥壠肚鑽出頭那來，身項還帶等泥氣講：「承蒙你等這幫細義仔！若係無你等，佢這下還在該支見閻王釣枱項跳奈何舞……這下總算歸來佢个安樂寶地！」

正當該時節，老老个笑咪咪對榕樹下个伯公石像傳出來講：「哦呵～喔呵～這四隻細姪仔，今暗晡實在係鬧熱煎煎哦！」原來係土地伯公在講話，石像个目珠會閃出溫溫个光，嘴角還帶等笑笑仔！

「伯公聖駕！」四隻生靈遽遽跔做一排，恭敬恭敬行禮，阿錦个尾節貼泥，阿福个腳蹠拚拚，阿滑个圓身企直直，蠅公老伯也對鬆土項豎起圓身。

伯公个石頭面變到柔柔仔講：「你等這四個細鬼，敢捋虎鬚？係毋係『壽仙公吊頸——嫌命長』？該兩腳獸个釣枱就像『閻王帖』，下二擺記得莫逞強！若係逞強，食虧个係自家。」

阿福搶等應話，膨風肚咻咻滾講：「係佢等起頭來搞佢等！逐暗晡都來放機關，佢个叔伯兄弟、阿錦个細妹，還有蠅公老伯个孫仔，都分佢等綁去地！」阿錦帶等嘴扁扁聲說補充講：「佢等人淨想在這片田坵平安過日，佢等就喊打喊殺……」

伯公个目珠望向遠片个田壩，聲說沉落泥底講：「這兩個細姪仔啊……佢等緊來緊毋記得『土生土養』个天理。」石像个手指微微顫，四圍个月光遽遽轉光。續等講：「來，分佢等看个『天機』。」伯公「哈一口仙氣！」，頭前个風景開始「變把戲」。

月光下，田水面浮出一副會動个畫——該對兩腳獸兄弟跼在屋簷脣，大哥在捋腳髻項个湖蜞嘲痕，老弟在發愕。

「阿哥，今暗晡个事情當古怪。該尾蛇哥摻蛤蟆，就像在做戲共樣……」老弟講。

大哥牙研目皺个講：「佢也在揣這件事。頭擺阿公在世該下，教佢等掠蛤蟆愛適度，莫超過六隻，還愛放核有身个摻細隻个。這下……佢等像係貪心過頭咗！『老虎食烏蠅，毋罅楔牙縫』，今暗晡正經係分天公看現現。」

伯公在月光下柔柔个講：「看現下？這兩個細姪仔毋係隻隻恁惡，佢等不過係一時毋記得老古人个叮嚀。」

阿滑个圓身掇一下講：「毋知愛仰結煞正好？絕對使毋得白白分佢等搭著吧？」

伯公个面項有智慧个笑微微仔講：「勸話係無奈何，毋過智慧愛在頭前，今暗晡做到當靚，用笑科个方式提醒佢等。續下來愛……」

四隻生靈貼貼跼近伯公，擲長耳公聽等後續个天機。月光做布幕，影仔做戲偶，伯公个話語就像戲文，一句一句唱入心。

「記等，田壩就像惜細姪仔个阿姆，佢个藍衫肚有位仔分所有个生靈——兩個姪仔、蛇哥、蛤蟆、湖蜆、蠔公……通棚係佢个心肝細姪仔；就像『大雨毋會淨打一坵田，日頭也毋會淨照一蔭樹』。」伯公落尾講。

蠔公老伯在鬆鬆个泥肚啄頭講：「佢在這泥壩肚過日佬多冬，看盡人間事。實在，萬物都愛相惜正會千秋萬代。」

榕樹頂个貓頭鳥發出「咕咕……咕咕……」聲，像在應聲伯公个話。

阿錦个目珠金金講：「佢等曉得仰仔行哋。承蒙伯公个金言！」

四隻生靈相摺面，佢等已經準備妥當愛來進行下一齣戲，一個愛教轉兩腳獸「愛惜生命」个千秋大計。

六、排列仔

月光像一領幼幼个銀紗，輕輕覆蓋這片个田壩。經過伯公个開導，阿錦、阿福、阿滑摺蠔公老伯圍等大榕樹，開始佈另勢一齣局个「授課」。

「大家好，耳角角仔聽！」阿錦用尾節在泥地項畫作戰个機關圖，像老將軍共樣講：「遵從伯公个天機，佢等毋係愛傷害兩腳獸，係愛用當巧摺智慧教轉佢等。」

阿福蹦跳上地圖，膨風肚蓋暢，佢个蛤蟆頰震動到盡厲害講：「佢來分派事路！頭一項，請蠔公阿伯全屋下人出列！」

超過百條烏金烏金个蠔公對鬆鬆个泥土肚鑽出來，排到壁壁直同企在

該毋停毋動。蟪公老伯企等前頭，用莊嚴个聲講：「佢等負責做『軟埤坑計畫』！佢等愛在兩腳獸輒輒行个田塍下背，泥土更加个鬆軟。毋係愛分佢等仆落去，係愛分佢等試著大地个氣息！」

阿錦領頭講：「恁遽！當湛！續等，蚊仔兵團請準備！這下愛拜託你等這空中个艦隊地！」

一群蚊仔在月光下變做一團會動个烏雲，發出細細幼幼个嗡嗡聲。阿滑泅向前，對帶頭个蚊仔講：「你等个任務係在兩腳獸耳公飛，分佢等記得田壠肚還有別个生靈。當僅記！淨做得迂上迂下就好，毋准叨人！」

蚊仔頭在空中講：「聽著！佢等會像惜細姪仔个阿姆共樣，細細聲分佢等記得『萬物共生』个道理。佢等个嗡嗡聲，正係田壠个心肝跳聲！」

阿福接等喊：「田螺哥！請你等行爬出來！你等這幫田壠个鐵甲兵，這下到你等表現地！」

在月光下，幾十隻田螺慢慢仔對水圳爬上來，田螺班長用定定仔个聲說講：「佢等負責『鈍鉤計畫』。佢等會用口涎水將釣柄頂个魚鉤『屏到實實』，就像摻『刀仔入鞘』。恁樣一做，又毋傷身，也做得分兩腳獸發現，自家个傢拉伙俵分人作怪地！」

阿滑好擲擲仔續等講：「佢還一個計謀！佢等愛在兩腳獸定定仔行个田塍項，用大家現成个傢拉伙俵，排出『大地來來去去』个樣式。愛分佢等目珠一金就看出，仰般在這泥項偎燙！」

「當慶个步數！」蟪公老伯在泥肚大聲講：「佢等還做得在田塍項屏

『噓噓个包』——兩腳獸踏落時，會試著腳底个泥『特別鬆軟』，就像田壩在對佢等笑咪咪仔共樣。佢等還愛用樹葉排字，寫出『土養萬物』个天機！」

月光下，生靈們个參詳越來越鬧熱，連平常時畏羞个湖鰱仔都出來表演躡上躡下个工夫。這下正經係田壩全員出動，就像辦大喜事鬧連連！

正當生靈等熱烈煎煎參詳該下，月光下一尾烏白相間个遮仔節阿伯滑溜溜趁入來，佢一出現，在場生靈全部企到壁直，遽遽分出一條路。

「遮仔節阿伯！」阿錦異敬重个低頭行禮講：「連你這位老師父都出山來搵手，就像請著『孔明出茅廬』！實在係佢等个大福氣！」

遮仔節聲說像千年契紙好做藥，每個字都像食山泉水共樣清冽講：「佢雖然身上帶著虎毒，總係毋會先出手，像老古人講：『人惡人怕天毋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』。天光暗晡，佢个任務係在三丈外盡遠，現出本成个靚。」

佢个圓身在月光下閃等神神秘秘个光華華，聲說帶著深遠个意味講：「當兩腳獸看著佢在竹籬笆頂項慢慢趁過該下，心肝頭就會像『打鑼鼓』恁驚『咚咚鏘！』——這正係天地間最生動个生態課。老古人講得好：『蛇有蛇路，鰲有鰲窿』，萬物都有自家个生存步數。」

遮仔節阿伯个話，分在場个生靈儕儕深深感動吔！阿滑細細聲个滿滿信心講：「有遮仔節阿伯个搵手，佢等个生態教室，就像『路毋行毋平，人毋學毋成』，這擺一定會成功！」

阿錦做最後个總結，穩當又有力講：「大家愛記等土地伯公个教導：『佢等毋係在『報仇』，係在『講道理』；佢等毋係在『相勸』，係在『打嘴鼓』。天光暗晡，月光華華時節，就係佢等『生態教室』開張个好時節！」

「為著共下生、共下好！」阿福大聲喊。

「為著你儕佢、佢儕你！」阿滑接等喊。

「為著土地伯公个養育之恩！」蠅公老伯從泥底肚應聲。

月光將生靈个影仔擱个長長，就像伯公个手紋，在這片土地項為這場和接做見證。田坵肚个唧唧聲，一聲過一聲，像在唱等古老个山歌：「緊行緊前，緊來緊光！」為這群守護家園个生靈，加添無比力量。

在廟肚个土地伯公，嘴角噙噙仔，就像「八月个牛眼仔——肉核分明」。這群細生靈正用佢等个方式，行等老古人个路：「藤斷自有篾來駁，船到灘頭水路開。」在這片土地項，續起萬物个「和平摺共生」。

七、悟

月光像阿姆个手帕，揸在這片養育過百年故事个田坵。密密幾日，兩兄弟在田坵項，盡堵著怪事——就像土地公在佢等背囊項，輕輕仔揸下一撮撮个警示「泥」。

第一日，大哥正想行過慣勢个田塍該下，腳盤下个田泥玄玄風變到「瀉瀉仔」。「唉叻喂！」佢腳底末末个沉落，就像土地在該「留人」——大哥講：「這條田塍仰會恁『滑痢肚』？昨晡日還硬仃仃个！」

老弟跔落來一看，田泥肚盡是蠃公做個竅空講：「阿哥，嘎斯仰仔！這就係『蠃公穿孔，伯公畫線』啊！佢等在分佢等知，這片土地，毋係單淨人個飯碗。」

第二日，當佢等準備設機關時節，發現釣栢項個釣鉤，全部分一層層田螺個漿，包到蓋實在，就像戴等天然個「防護衣」。

大哥用手掙這個漿汁後面臭臭講：「這係麼個神仙口涎？哪知『黏過糖膏，韌過葛藤』，越掙越相黏！」老弟認真端詳講：「這係田螺做個口涎水！佢等在保護自家個同伴，就像佢等保護自家個家人共樣。」

第三日，佢等遇著當古怪個事。歸陣個蚊仔在佢等耳公邊項圓圈仔打環車，就像畫符樣仔。「這蚊仔仰會恁『搞怪』？」老弟目珠金金看，喃喃喃喃講：「這毋係普通個飛上飛下喔……這係在『打暗號！』」

就在該下，大哥個目珠分田塍項個字眼膠圖案錫著咗。月光下，有人用樹枝排出「禾仔→蟲仔→蛤蟆→蛇哥」個食路，邊脣還有石牯排出「蠃公鬆泥→禾仔靚→好年冬」循環個圖。

「這……這毋就係『六月天工公，阿公婆牌會停動。』個道理！」老弟阿姆哀個講：「土地伯公在教佢等人『食水愛念水源頭、食果子拜樹頭、食米飯拜田頭』個道理啊！」

最分佢等心頭撈撈個係第四日，當佢等行過竹籬笆該下，一尾烏身間白節個遮仔節蛇哥，在十支釣栢遠個所在，滑溜溜趁過。佢個身形鬆軟中又異食力，慢慢仔盡伶俐，就像在月光下展寶天地個奧妙。

大哥驚到該心肝哼哼跳！但係，看清遮仔節蛇哥，根本毋攻擊个意思「佢……佢就像在教佢等，『南蛇鑽壁籬，毋死也敝一層皮』——就算係蛇哥，也係天地个子民。」大哥細細聲講。

就在佢等深刻个恁該下，大哥在田塍項發現一隻「癩腳蛤蟆」，後腳在臄血，肚筲打忸顫，就像在該噉還苦命哦！

「這毋就係佢等該日『放生』个蛤蟆妹？」老弟認出佢嘴角个「硃砂烏蠅屎」。

兄弟倆輕輕个將就蛤蟆妹捧在巴掌嬤上，發現佢个腳蹠分魚鉤刺著在臄血。兩人趕緊將佢捧歸屋下，用泉水摻佢洗淨，還尋來淨俐同消毒過个棉布摻佢包紮腳。

在照顧蛤蟆妹个好轉經過中，兄弟倆頭一擺恁細義个看真真，這隻「田坵衛兵」，蛤蟆个目珠目金金，佢个皮雖然烏刻刻仔，卻仰恁靚个八卦皺皮；當佢鼓起膨風肚該下，還會發出「嚶……嚶……」个聲，就像在念老古人講：「一枝草，一點露」。

「你看，這蛤蟆妹就像佢等人个細孬仔共樣，『肉會痛，心會著驚』——都係伯公个子民啊。」老弟喃喃喃喃講。

大哥恬恬个當久，手指輕輕摸過蛤蟆妹个背囊板講：「可能……佢等人斷真係『做了皇帝想成仙，見錢毋見命』咗，淨看著蛤蟆做得換『銀角仔』，毋記得佢也係『有血有命』个生靈。」

這時，外背傳來貓頭鳥个「咕咕！咕咕！」叫聲，兄弟倆擎頭看著，月光下个田坵就像開山打林恁鬧熱——蛤蟆在捉蟲仔、蛇哥在巡更、蠃公在鬆土耕田，所有个生靈都在這片田地項，行著百年毋變个稱頭。

「佢等佬著係佢等在『做田事』，打白講係——所有个生靈都在摻佢等『共爐燒』啊！」大哥个聲音帶等感心个顫動。

蛤蟆妹在竹籠肚蹦蹦跳，就像在應佢等个話。佢个傷口在兄弟倆个看顧下，就像春泥發新筍恁樣盡遽个結痂，人摻生靈个打逆面也像冰溶雪化恁樣在該寬心解開。

月光從窗仔瀉入來，照等在蛤蟆妹个身項。兄弟倆對望笑，佢等總算明白土地伯公个智慧——「斷一線，散全網」，傷害任何生靈，都像「火燒屋，連累鄰舍」，結果「會燒到自家屋簷」。

八、和解

日頭落山該時，天邊還著一層火燒雲，就像土地伯公个面頰卵紅紅。兩兄弟捧等細義調理好个蛤蟆妹，腳步輕梭梭行向田塍脣。蛤蟆妹在大哥个手掌肚蹦蹦跳，就像在該唱「轉妹家」个歡喜。

「蛤蟆妹再見，『有閒正來寮哦！』」大哥輕輕將蛤蟆妹放在水圳脣个草埔項。

蛤蟆妹轉頭目金金望咁兄弟倆一眼，就像在該講：「恁仔細，來時有緣，後會有期！」然後「咻……」一聲，泅歸水圳項，水面項淨留等一圈一圈个水紋，就像在該畫「團圓印」。

就在該一時，神奇呈現！

上百隻大大細細个蛤蟆從四方八面蹦出來，在水圳脣排成像月光个圈仔，佢等个膨皮肚在暮色下金黃黃仔，就像一串發光个骰鍊珠仔。

「阿哥！佢等在還俵等个恩情！」老弟細聲指等水面講。

水圳項還浮出一群又一群个田螺，用佢个口涎水寫出「共生」兩字、成群个蚊仔在該排「恁仔細」个字樣、連該阿滑湖蜆都湧上來用當靚个跳舞表示好意。

就在兄弟倆看到在該位發琢愕，蟪公老伯從泥底鑽出來，身後跣著千軍萬馬个蟪公孫仔，佢等在田泥項排出「土地養萬物」五隻大字。

「這……這全都係你等安排个？」大哥感動到目汁濫汨講。

阿錦從竹籬笆項趕下落，用尾節遽遽个拍打地面，就像在盡命拈拍手。阿福從蛤蟆群中跳出來，鼓起膨風肚大聲講：「無毋著！這就係佢等个『和解儀式』！」

遮仔節阿伯文雅个趨向前，用智慧个老氣聲說：「佢等毋係愛嚇你等，係愛教你等知，在這片土地項，每个生靈都有自家个價值。」

這時，土地伯公廟發出金若若仔光，伯公个話就像暮鼓晨鐘，一聲一聲打入佢个心肝底，像遠古傳來个智慧：

「田無閒草，水無閒聲——萬物都係土地伯公个細人仔。」

「取一瓢活命，貪一缸造孽——天地个秤仔磅磅準。」

「蛇有蛇路，鼈有鼈窟——共生共活正係永續。」

大哥掙淨目汁，感動相惜講：「佢等實在忒毋知過日仔……阿公在生該下，就三不五時教佢等講：『做田人毋識天公意，無採四季力』，佢等人竟然全還分『閻羅王』，全忘忒淨淨」。

老弟目珠乜哭到紅啾啾仔，續等講：「就像土地伯公講个，佢等客家人世代耕田，就係愛煞猛打拚、敬天公、膠土地同山同水。佢等會將今晡日看著个做下放入心，做成生態教育个教材，分更多个人了解這片土地个秘密。」

該時節生靈們聽著這句話，通盤阿腦跣來。蛤蟆起鼓膨風肚、蛇哥尾節仔搖搖、蟪公鑽泥戲、湖蜆泅水……歸个田坵就像在辦大喜事！

阿滑泅到兄弟倆腳邊，細聲講：「其實，佢等早就準備好愛膠你等做朋友。就像老古人講个『共井食水，共屋眠床』，佢等都係在這片土地項共生个生靈。」

蟪公老伯從泥底鑽孔出來講：「這片土地就像佢等共下个屋，就像客家人个老伙房屋共樣，有當多間房，做得容納所有个生靈。『人敬天一寸，天必護人一尺』你看這片田坵，就係最好个證明，這下佢等總算正經深刻體會著吔！」

尾聲，在土地伯公个見證下，人摻生靈起下共同个立誓，兄弟倆應承講：「毋會亂捉生靈」、生靈乜會「永續守護大地」。佢等共下在伯公廟个榕樹下做訂約。

當兄弟倆歸屋該下，斡頭看，生靈佢等還在原旦地方目送佢等。月光下，佢等个身影就像伯公个畫像，永遠烙印到佢等心肝肚。

九、竹籬笆仔

過核幾隻月，這片田坵就像換咁新客家花布衫恁樣，生出百花百樣个景色。兄弟倆撿拏釣枰个傢拉伙俚，改做「田坵生態解說導覽員」，每日帶等四方八面个人客，在這片土地項紹介「自然个秘密」。

「各位鄉親，請看真！這就係佢等个『天地學堂——老古人農法』大哥指等水圳脣个竹籬笆仔講解，在這位每个生靈都係『先生』，也係『學生』。」

老弟接等講：「這位蛤蟆係佢等个『除蟲』專家、蛇哥係『穀倉』巡更員、蠅公係『耕耘做田』郎，田螺係『檢查水質』先生，湖蜆係……係佢等个『通血仙』！」

逐儕人客聽著佢等恁生動个介紹，全都噏到勾筋！但係當佢等親目看著生靈个工夫展風神後，面項紛紛出現佩服摻異奇怪个面色。

有一日，一群細孖仔來觀光遊寮。當佢等看著遮仔節阿伯該下，原本驚到面壠青，但係看著蛇哥在十支釣枰遠該位所在慢慢趨，逐個人慢慢放心下來。

「大阿哥，該蛇哥毋會牙狴狴仔咬人嘛？」一個盡靚細妹仔緊顫問。

大哥跼落來，溫柔个講：「就像佢等老古人言：『人驚蛇一尺，蛇驚人一丈！』只要相敬莫相干，就做得共下做伙長久。」

在另片脣，阿錦摻阿福還係最中意坐在竹籬笆項打嘴鼓。新个葛藤已經爬滿舊竹籬笆仔，開出細細个白花，就像在該聽佢等講古。這新个递藤，阿錦用尾節輕輕拂過花蕊講：「纏等在舊个竹籬笆項，就像佢等个友情，越纏越緊，越緊越韌。」

阿福鼓起膨風肚，蓋暢个講：「係啊！『生死相纏，有生有息！』就像佢等客家人个『硬頸』精神，無論遇著麼个萬難，都會煞猛打拚！」

這時，蟪公老伯從泥底鑽出來，身後還帶等幾條牛崽仔，蟪公老伯講：「阿錦、阿福，佢牽孫仔來學師囉！愛教佢等仰般耖田，仰般落肥。」阿滑也從水圳泅過來講：「佢乜愛來傳工夫！雖然佢个面相無仰佬靚，毋過佢个手路有真章！」

月光下，生靈們開始上課。蛤蟆教蚬仔仰般「拈蟲仔」，蛇哥教佢等孫仔仰般「巡田坎」，連平常時盡沙鼻个遮仔節阿伯都出來示範仰般「預警毋使傷身」。

有一日，兄弟倆堵著當多後生人來參觀。佢等原本對「老古人農法」無麼个興趣，但係看著這片生趣个田坵後，紛紛喊等佢等也愛來學耕田！

「佢從來毋知，原來『老古人農法』恁合天理！」一個大學生阿依哦！

大哥笑咪咪仔應聲：「這就係俚等老古人个智慧——『耕田愛耕心，種禾愛種德』。俚等種个毋單淨係『禾仔人春耕秋收』，還種等人摺自然个長久情。」

老弟指等新修好个竹籬笆仔講：「這新竹籬笆仔就像俚等个千年訂約，毋單淨分田界，還圍起來人摺生靈个信任圈仔。」

這時，土地伯公廟傳來溫柔个聲音：

「籬笆新新，人心舊舊——傳統智慧愛傳承！」

「藤纏籬，籬護藤——就像人護土，土養人！」

「月光照舊路，日頭照新途——古老智慧永遠毋會過時！」

在土地伯公个庇佑下，這片無污染个田坵變成「生態學堂」。兄弟倆毋單淨教人認識自然，還教佢等「耕讀傳家」个道理。每一個來參觀遊寮个人，都帶等滿心歡喜歸屋。

月光照在這片生趣好擲擲仔个土地項，所有个「生生死死，取取還還」，都像竹籬笆仔摺葛藤，「相纏相絞，生生不息」。這毋單淨係田坵个「新生」，正經係人摺自然「和好如初」个見證。